

新東洋史

第二編 中古史 漢族全盛時代

第一期 漢族第一次大一統時代

第一章 匈奴之勃興及其對漢室之衝突

當秦始皇勃起於西方。憑藉陝西爲根據地。滅韓趙魏燕齊楚等國。統一中國時。匈奴冒頓單于亦勃起於北方。憑藉外蒙古之中部爲根據地。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王。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高昆。薪犁。之屬。統一漠南漠北。漢民族與蒙古民族。同時各產出一大帝國。南北對峙。爲有史以來所創見。假令此兩大英雄。統率兩大民族。以干戈相見於疆場。必聚全幅精神。於鎗林箭雨之中。決一大勝負。東洋民族史。政治史。戰爭史。外交史上。將受非常影響。不幸秦始皇早逝十餘年。冒頓晚出四五年。遂使平城之役。漢民族無力以解圍。蒙恬出師。蒙古民族不敢南下而牧馬。兩雄對壘。兩民族決戰之機。失之交臂。東洋史上。虎跳龍拏之活劇。有煙消雲斂之觀。論史者殊嫌寂寞矣。然事機爲天運所湊合。時勢非人力所造成。天不欲以南北統一之大業。付之秦始皇。而故遺此艱難叢錯之問題。留待後人解決。於是以匈奴對秦之關係。一變而爲匈奴對漢之關係。而平城之難作矣。茲先敘上古匈奴之勢力範圍。及其生活。態。次及冒頓之家世。與其幼年之歷史。再敘

匈奴之統一塞外情形。與其內部之組織。然後敘匈奴對漢之關係。以爲漢民族經略塞外之前提。

第一節 匈奴之民族風俗法制及冒頓單于之家世

匈奴者。多數之蒙古及少數之通古斯之混血族。史稱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北邊。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之屬。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音延。把短矛。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其君主曰單于。其都曰庭。單于者。成吉思之轉音。廣大之義也。其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犁者。蒙古語 *Tängri* 之譯音。Heaven 之義也。孤塗者。通古斯語 *Hulto* 之譯音。Son 之義也。撐犁孤塗。以漢語直譯之。則天子之義也。自淳維傳千餘歲至頭曼。頭曼之時。東有東胡。西有月氏。皆爲匈奴強敵。秦將軍蒙恬收河南地。斥逐匈奴。頭曼不勝。北徙者十餘年。始皇崩。二世立。蒙恬見殺。諸侯畔秦。中國內亂。諸秦所徙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廢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實於月氏。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

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與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遂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擊襲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之。滅東胡。殺其王。虜其民人及畜產而歸。復西擊走月氏。南併樓煩。胡國在今山西。南寧道。寧道在今山西。白羊河之南。今寧夏道境內。河南王悉復收秦時蒙恬所奪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拒。中國疲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其世傳不可得而次。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南與中國爲敵國。其國制度。自單于以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須卜氏。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濊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高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嚮。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所得禽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高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

第二節 平城之役

自來北方民族對於漢民族。強則侵侮。弱則奔竄。再弱則降附。匈奴之對漢之關係。自不能出此慣例。冒頓既

統一北方。令行禁止。國勢強盛。乃南侵中國。圍馬邑。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力不能敵匈奴。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匈奴以信爲嚮導。引兵南。諡句注。山名在雁門。道代縣西北。攻太原。至晉陽城下。高帝自將擊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丘臣、王黃、趙利等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俱。南至晉陽。漢擊之。輒伴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在今山西雁門道朔縣。即故朔平府朔州。句注塞之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覘。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多步北逐之。敬還具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匈奴徒見老弱羸疾。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云云。以沮軍心。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故城在今山西雁門道大同縣。即故大同府城東五里。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山名。上有白登臺。在平城東七里。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用陳平祕計。遣間使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王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會冒頓與韓王信將王黃、趙利期。黃利之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從閼氏言。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兵歸。時漢高帝七年。西歷紀元前二〇〇年也。

第三節 劉敬之和親政策

中國外交史上有最不名譽者一事，則和親政策是也。和親政策與結婚政策有異。結婚政策者，積極之政策。對於鄰國或屬國用之。其香車寶扇，實干戈戎馬之急先鋒。受其病者，宴安之禍，逾於鳩毒。此鬼蜮爲心，狐媚以壞人家國事者也。君子惡之。和親政策者，消極之政策。對於異族或讐敵之國用之。以搖尾乞憐狀態，苟安旦夕。其百輛盈門，實穹室氈廬之乞和使。此廉恥道喪，與肉袒牽羊以請盟於城下者無以異也。君子羞之。自古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有以和親爲政策者也。有之則自漢高帝時劉敬之奉使始。

劉敬者，齊人。本姓婁氏。戍隴西。過洛陽，謁高帝。說上以西都長安之利，上悅，從之。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由是知名。平城之役，上使敬往覘匈奴軍，敬具報匈奴誘敵之情形，以沮上。上不從而致敗，深慰勞之。已而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嫡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中女，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第四節 和親後匈奴之態度

自來北方民族，慄悍猛鷲，喜爭鬪，惡安靜，可以武力服，難以文德懷。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何有於婚姻？曷

言乎招撫。劉敬乃欲以和親政策柔服之。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是故和親以後。匈奴之態度如故。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雲中。代。相國陳豨反。又與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恢復代。雁門。雲中。塞內郡縣。而塞外仍爲所據。冒頓常用漢降將爲嚮導。往來侵盜代地。帝患之。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匈奴之侵寇稍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帝世。高帝崩。惠帝即位。呂太后專政。匈奴益驕。乃爲書使遺高后。詞極褻慢。后大怒。召大臣議發兵擊之。樊噲主戰。季布以力不足主和。后從之。復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遣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文帝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詔發邊吏車騎八萬人。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兵擊之。右賢王走出塞。漢兵罷歸。已而右賢王移兵西下。擊滅月氏。降樓闐。烏孫。呼揭。及其傍二十六國。盡取甘肅西部及天山南北路。於是匈奴疆域。東界朝鮮。西界青海。西藏。南至長城。北至貝加爾湖。皆爲所有。幅隕之廣。逾於西漢。國勢益張。尋遣使來求和親。書詞甚倨。詔廷臣議和戰得失。大臣無主戰者。乃報書許之。使使報聘。六年。西歷紀元前一七四年。冒頓殂。子稽粥立。是爲太上單于。文帝踵勸政策。以宗室女翁主妻之。使宦者燕人中行說爲傅。說不欲行。彊使之。既至。遂降單于。甚親幸。先是匈奴好漢繒絮食物。說乃說單于。提倡國粹主意。得漢食物衣服皆棄之。防人民同化於漢族。日流於文弱。匈奴舊無文字。說復輸入中國文字。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產。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漢使至匈奴。說數叱責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今甘肅蘭山用太子家令

鼂錯議。實行屯田及保甲法。募民徙塞下以備之。漢廷對於匈奴。向來行消極之敷衍政策。以和親爲唯一不

二法門。至是始行積極之防禦政策。十四年。老上自將十四萬騎。入朝那。故城在今甘肅涇原道平涼縣即故平涼府西北蕭關。在今

涇原道固原縣即故固原州東南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發車千乘。

騎卒十萬。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軍長安旁以備胡。而遣張相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分道甘城。單

于留塞。四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傷。匈奴益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代郡、被

禍尤甚。上患之。後二年夏。復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邊患少紓。後三年。西歷紀元

前老上殂。子軍臣單于立。和議中絕。六年。寇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詔將軍周亞夫等六人

分道禦之。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文帝崩。景帝即位。七國反時。趙王遂陰使於匈奴。欲合謀攻

漢。會趙敗滅。匈奴亦止。自是以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

邊。無大寇。蓋自漢興以來。六十餘年。對於匈奴。如飼猛虎。如奉驕子。汲汲以買其歡心爲目的。不敢與之抗也。

第二章 古朝鮮之興亡及其對中國之關係

自來漢族對外策有三。曰和曰守曰戰。內力不充足。不足以言戰。漢初所以隱忍乞和者。職是之由。乞和以後。國家閑暇。偷安旦夕。宴居宮闈。歌舞湖山。此李煜趙構之所爲。漢高英主。文景明君。豈肯出此。是故乞和以後。

乃亟亟求自強策。剪除醜藩以絕內患。力行節儉以養成富力。提倡教育以養成人才。養精蓄銳垂八十年。至武帝之時。內力充盈。乃躍躍欲試矣。

漢初大問題有二。對內曰強諸侯。對外曰匈奴。強諸侯者。楚漢戰爭之際。高帝裂土以封功臣。又恐其強大難制。乃大封同姓以抵制之。其大者跨州連郡。勢力與漢相伯仲。不受中央政府節制。其中者韓王信。代相國陳豨。燕王盧綰等。往往與匈奴聯絡爲漢室患。高帝乃極力剪除之。及其末年。異姓諸侯夷滅殆盡。而同姓諸侯如故也。文景之世。尾大不掉。同姓諸侯驕恣專橫。其中若濟北王興居。趙王遂等。亦思聯絡匈奴以抗漢室。謀臣賈誼上治安策。量錯上削藩書。謀逐漸消弭之。事不成而有七國之變。天下騷動。朝廷至殺大臣以謝之。假令漢兵戰敗。則諸侯兩不相下。各自稱雄。天下豆剖瓜分。匈奴乘勢南侵。將演成東周初年西晉末年局面。幸而太尉周亞夫善用兵。大破吳楚軍。七國相繼剪滅。諸侯斂手削地。朝廷始尊。內地政權一致。於是第一問題解決。

內患既平。始得以全力對外。然當時鴨綠江流域。西江流域。揚子江上流流域。以及天山南北路。列國林立。大者跨州連郡。不受朝廷節制。動輒伺隙而動。漢未敢悉師北伐也。武帝既位。乃用遠交近攻策。分兵經略南方。以絕後顧之患。擊併朝鮮。以牽掣匈奴左方。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計劃得手。著著成功。漢族聲靈始張。匈奴勢力日削矣。其原因結果。下依次序論之。

第一節 朝鮮太古之神話

朝鮮半島地方。爲三韓民族起原地。相傳當中國唐虞之時。有神人降於太白山。平安道妙香山檀木之下。有聖德。撫育國人。遂君臨其地。是爲檀君。國號朝鮮。定都平壤。檀君姓桓。名王儉。因以王名名其都城。復徙都白岳。即太白山當中國殷高宗武丁之時。檀君得道。隱居阿斯達山爲神。享國一千零四十八年。或云檀氏傳國共一千零四十八年云云。是爲朝鮮太古之神話。日本古代神話稱素盞鳴尊。既定出雲市。日本古國名今山陰道島根縣松江一八東能義仁多太原簸川飯石六郡後。率其子五十猛命。至根之國。居曾尸茂梨。後復遣五十猛命歸出雲。齋樹木之種子。播種於紀伊國云云。說者謂朝鮮初民。與日本同族。日本自稱其本國爲瑞穗之國。則根之國當指大陸而言。朝鮮半島亦包括於其內。五十猛命即檀君。曾尸茂梨者。韓語牛頭之意。指江原道春川之牛頭山而言。現代日本政治家。利用此學說。標榜日韓同祖。以期朝鮮人易於同化。大抵太古時代。漢民族文化未至朝鮮以前。半島東部江原道一帶之初民。與日本西境山陰道之土民。海上頗交通。輸出日用必需之要品於日本。故兩國神話。頗有類似者。要皆臆度之說。未可盡信也。有史以來。朝鮮具體之國家。則自漢民族箕氏之王國始。

第二節 古朝鮮之版圖民族及風俗

古朝鮮之版圖。與後世朝鮮異。概指鴨綠江流域而言。即西起遼東。包有中國奉天省之東南境。及朝鮮半島之西北境。史稱朝鮮始祖爲箕子。箕子者。殷王紂之諸父。姓子氏。名須叟。爲紂太師。紂無道。微子去之。比干諫

而死。箕子乃被髮佯狂爲奴以自晦。周武王滅殷。箕子恥臣周室。率國人五千。避地朝鮮。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遂王其地。定都平壤。周武王因而封之。是爲漢民族君臨朝鮮之始。箕子教民以禮義田蠶。又設八條之禁令。相殺者以當時價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其家爲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售者。以故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飲食用籩豆。有仁賢之化。是爲漢民族文化輸入朝鮮之始。附會其說者。謂平壤因山爲城。東距大同江。西至普通江。地勢險要。宜於建都。其中沃野。縱橫各數十里。井田之遺制猶存。其狀東西爲經。南北爲緯。道路平直。溝洫分明。規畫整然。一絲不紊。城之西北有箕林。古木蒼鬱。箕子之遺墓在焉。俗禁樵採。朝鮮人尊之爲聖地。顧朝鮮之名。古來不見經傳。至列子始有之。箕子君臨朝鮮事蹟。至尙書大傳史記始載之。列子爲戰國時人著作。尙書大傳史記爲西漢時人著作。朝鮮古國。歷周秦至漢。傳世幾及千載。顧何以春秋以前之簡冊。朝鮮二字。乃竟寂寂無聞也。據日本白鳥博士所推測。朝鮮建國。實始於戰國時。列國對峙。互尋干戈。民不聊生。燕齊之有志者。乃相率避地。浮海而東。其經路或由山東半島東北下。直抵朝鮮。抑或由山東半島北向。經由遼東半島。折而東。始向朝鮮。現在無積極之證據。可以考證。願以理想推之。燕人往者。大概經由遼東。齊人往者。未必經由遼東也。此二處流民。組織成一大團體。略取平安道。黃海道附近。建立王國。定都平壤。在平安道南是爲朝鮮建國之始。其全盛時代疆域。南至京畿道。西至奉天省鳳凰城。跨鴨綠江立國。而半島東北之咸鏡江原二道。爲通古

斯民族勢力範圍。半島南部之忠清南北、慶尙南北、全羅南北、六道。爲三韓民族勢力範圍。不受漢族統轄也。當時之通古斯族。史稱爲濊貊。其後發展至三國六朝時。而爲百濟、高句驪、一名高麗等國。韓民族史稱爲辰韓、弁韓、馬韓。其後發展至三國六朝時。而爲新羅、任那、等國。大抵朝鮮半島土著人民。本爲韓民族。性情良懦。不喜爭戰。春秋末年。漢族遊民由西北侵入。占領鴨綠江流域。同時通古斯族由東北侵入。占領圖門江。一名遼江流域。韓民族受逼。蜷伏南方。朝鮮半島。遂成三族逐鹿之場。大有喧賓奪主之勢矣。

古韓民族與濊貊風俗。散見於後漢書東夷傳。據後漢書所載。濊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其人愚慤。寡嗜慾。不請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棉布。曉候星宿。預知年歲豐約。常以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曰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牲口牛馬。名之曰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土產有樂浪之檀弓。動物有文豹。果下馬。海產有斑魚。所謂果下馬者。高三尺。乘之可以行於果樹之下。故名。現今慶南道及濟州島所產之小馬。卽其遺種。此民族舊蟠據於江原。咸鏡。平安。等道。其後漢族東下。遂逐漸同化於漢族。

韓民族舊分無數小部落。知田蠶。作棉布。出大粟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繡。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或懸頸垂耳。

大率皆魁頭露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絀以大木。嚙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蘇塗。諸迷亡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第三節 箕氏朝鮮之興亡

大抵朝鮮半島當太古之時。雖有居民。並無文化。半島之開化。實始於漢民族之箕氏朝鮮。箕氏朝鮮之始祖。史稱爲箕子。箕子者。中國歷史上之大人物。論語尙書多稱讚其爲人。周易明夷卦亦云。「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云。「箕子之明夷。利貞。」蓋君子之義。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箕子之進退大節。合於聖賢出處之道。朝鮮創業君主。耳食其名已久。崇拜箕子之人格。又以箕子境遇。頗與自己相似。故由同病相憐之故。崇拜之心益深。推爲始祖。以誇耀其系統所自出。且以天文之方向言之。朝鮮之分野爲箕尾。朝鮮創國時代。中國天文學說已輸入半島。故由名詞上類似之聯絡。而思出箕子。奉爲始祖。未必實有其事也。大抵朝鮮之人。善讀周易。十二屬相思想亦發達。故箕氏之王。名曰箕否。其東方之地。名曰臨屯。皆取周易卦名爲名也。衛氏朝鮮時代之都城名曰王險。高句驪時代之鎮。名曰公險。取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之義也。箕氏朝鮮時代。有地名曰玄菟。菟者兔之轉音。當十二支之卯。東方之義也。其南方

之部落曰辰韓、弁韓、馬韓。辰朝鮮語讀爲 *Chin*。當十二屬相之龍。東偏南方之義也。弁讀如 *Paiyan*。漢語譯爲蛇。當十二支之巳。南偏東方之義也。馬讀爲 *Ma*。當十二支之午。南方之義也。據現今歷史地理學者所考證。玄菟在半島東北。辰韓在東南。弁韓在正南。馬韓在西南。其位置及方向。與其命名之取義。頗不吻合。據吾人所推測。古朝鮮之平壤都城。在今平安南道西偏。南臨大同江。西面黃海。位置在朝鮮半島西北隅。玄菟在其東。適當卯方。辰韓在其東南。適當辰方。弁韓在其南偏東。適當巳方。馬韓在其正南。適當午方。故臨屯、其地固有之名。漢取朝鮮。因朝鮮人所命之名而名之。亦非漢廷所創造也。史稱箕子後裔。襲封朝鮮侯。戰國之時。燕人稱王。欲東侵朝鮮。朝鮮侯怒。欲伐燕。其臣禮諫之而止。復自至燕。說以利害。燕人亦罷兵。是爲朝鮮對中國外交上關係之始。已而朝鮮漸驕。自稱王。邊境復不設備。燕將秦開敗匈奴。乘勝攻朝鮮西境。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境。是爲中國對朝鮮軍事上關係之始。滿潘汗者。或謂爲遼河。或謂爲摩天嶺。其畢竟爲現今何處。無確鑿證據也。朝鮮君主姓名。始見於載籍。有事蹟可徵者。曰箕否。史稱其上溯箕子凡四十代。其事實然否。疑莫能明也。箕氏全盛時代。適當戰國末年。朝鮮勢力範圍。直抵遼東。與燕以柳條邊爲界。秦始皇統一中國。略取鴨綠江西岸。朝鮮退守江東。岸傍遺空地若干里。在今義州龍州之間作爲中立地。以免兩國之衝突。秦亡。中原大亂。燕齊之民多奔朝鮮。時朝鮮王箕否已卒。其子準在位。收納亡人。勢頗振。已而漢高帝統一中國。

使盧綰王燕與朝鮮以涓水今之鴨綠江爲界。盧綰叛漢，亡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夷服，東渡涓水，請於朝鮮，願永居西界爲藩屏。準信之，使居西界舊空地。滿誘亡命之士，據蓋牟奉天省蓋平城，詐告準曰：「漢廷將舉兵來侵，願率兵入宿衛。」準許之。滿窺其無備，襲破朝鮮，自立爲王。箕都王險即平壤改名，箕準航海南走馬韓。於是箕氏之國南遷，衛氏朝鮮王國成立。

第四節 衛氏朝鮮之興亡

衛氏朝鮮建國，適當漢惠帝元年。紀元前一年時天下初定，漢廷取保守主義，不勤遠略。遼東太守乃約衛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滿因以兵威財力，侵降其傍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於是咸鏡、平安、江原、黃海、京畿等道皆爲所有。地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國即辰韓欲上書見天子，又阻遏之，不使通。武帝使涉何諭之，右渠不奉詔。何歸至鴨綠江，使駁刺殺朝鮮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江，馳入塞，遂歸報天子。自稱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之。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元封二年冬，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分道伐朝鮮。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僕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漢兵少，出城擊僕，僕兵敗，遁山中十餘日，稍收散卒復聚。荀彘擊朝鮮，涓水西軍亦未能破。上以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頓首請降。遣太子入謝，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涓水，山與彘疑其爲變，諭令人勿持兵。太子疑，遂

不渡涇水。復引歸。山還報。上乃誅山。已斃。破涇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斃所將燕代卒。勁悍。乘勝多驕。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僕常持和節。而斃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斃使人降之。不從。又數與僕期戰。僕欲就其約。不會。斃意僕前失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以故兩將不相得。上以兩將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斃具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僕入。斃營計事。因執僕。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斃擊朝鮮益急。朝鮮尼谿地名。地相參等。使人殺其王右渠。以降。朝鮮平。時武帝元封三年。西歷紀元前一〇八年也。

先是朝鮮王右渠暴虐。陵轢濊貊諸部。元朔元年秋。濊與濊同君南閭等率其衆二十八萬人降漢。詔以其地爲蒼海郡。尋用公孫弘議。罷之。至是朝鮮已平。濊貊諸部皆內屬。詔分其地爲四郡。以鴨綠江以南。漢江以北。單于大郡嶺以西。黃海以東。箕氏朝鮮舊領域。爲樂浪郡。約當今之平安南北道。黃海道。及京畿道之北部。治朝鮮縣。卽平壤舊都。其東北濊貊人舊領域。爲玄菟郡。約當今之咸鏡南道。治高句驪縣。玄菟之南爲臨屯郡。約當今之江原道。治東臚縣。濊河以東。長白山以西。興京以南。鴨綠江以北。之地爲眞番郡。約當今中國奉天省之東部。治醫縣。於是朝鮮半島北部及奉天東部悉入於漢。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郡。以其地併入樂浪。玄菟。於是半島北部只餘二郡。而幅隕之廣如故。其後東漢之時。烏桓。鮮卑。高句驪。諸國相繼勃興。屢寇漢東北諸郡。半島形勢乃大變矣。